

# 回鄉偶書

王筱珮

他曾是村子裡優秀的青年，也曾是戰場上英勇的官兵，但殘酷的戰爭使他遠離了家鄉，來到陌生的國度，如今他已年過花甲，卻實現了多年的願望——回歸故里。

八月二十一日

飛機在跑道上滑行，速度愈來愈快，當機頭仰起開始爬升的那一剎那，內心的感受也隨之激動起來。父親總是緊緊地握住我的手，因為他要觸摸那夢中所沒有的感覺，藉此他更加確定，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夢，飛機正加緊腳步地載送這位遊子回到故鄉——一個生他，陪他度過十九個寒暑，卻又離開將近半世紀的地方。

八月二十三日

飛機正在下降，窗外灰白的雲層下，是一大片黃色的曠野，起起伏伏，像是一個個的小饅頭分佈其上，稀疏落落的矮樹，為此增添了另一種色彩，這是黃土高原上特有的景象。

機場外一隻隻揮動的手似乎不曾停過，一雙期待的眼睛不斷在人群中掃射；當彼此目光交接的那一刻，空氣凝住了，地球彷彿也停止運轉，只有那盈眶的淚水依

舊沸騰，一顆顆滑落嘴角邊。

八月二十三日

文革時倖免而存的老家大門前，車子停住了，門旁的對聯看得出是好幾年前貼上的，因為鮮紅的底已褪色。

東房的炕上，裹著小腳高齡八十六的老奶奶不時地望著窗外，她知道她的兒子就要回來了。一群人走了進來，在眾多熟悉的面孔中，她看到了一位頭髮已白，臉孔酷似丈夫的人，就是他，他就是四十六年不見的兒子。

那年父親才十九歲，但已投身於戰爭的行列。老奶奶曾在路邊苦苦守候了一天，試圖從一輛輛駛過的軍車上喚回兒子，但始終不見兒子踪影。十年、二十年過去了，兒子依舊了無音訊，她已不懷任何希望。

而如今兒子卻活生生地站在面前，只不過青春不再，歲月的痕跡已拓印在他倆臉上。

八月二十九日

「生不如來，死不如去，蒙蒙然，冥冥然，千生萬劫何日了。」

少小離家老大回  
鄉音無改鬢毛衰  
兒童相見不相識  
笑問客從何處來

——賀知章

「俄在人間，時在地獄，皇皇然，茫茫然，放下屠刀即成佛。」

九月一日

青海的草原曾是我夢中神遊之地，一望無垠的草原是我的床，蔚藍的天空是家，成群的牛羊則是我最好的伙伴。夢已不再是夢，它正赤裸裸的呈現在眼前。藏民們吃的糌粑，喝的奶茶及住的毡包，每一樣事物都深深地吸引住我；他們天真豪爽的笑聲是那麽自然、無憂無慮，這是他們獨有的，生活在都會中的人永遠也無法獲得。

九月二日

宗教力量之大在塔爾寺表露無遺，信徒們遠從千里外的地方前來朝拜、許願，因為他們深深信仰崇拜宗喀巴，也許是心靈上的寄託，但他們願意花上幾個月的時間，磕長頭十萬次，而其目的只不過是爲了許一個願。

九月八日

外面正下著濛濛細雨，彷彿它也爲了即將的告別而哭泣著，四十多年的等待卻只換來十幾天的相聚。離別是再見的開始

，而下一次的相逢究竟要等到何年何月？哭了！大家都哭了，誰也無法抑制住心中那份感傷。緊握的雙手鬆了，含淚的雙眸再次注視那斑駁的大門。親友們，再見了！但是我們會再回來的！

九月十四日

晚風輕輕地吹拂著，站在西安古城牆上欣賞月亮，雖然中國人流傳千百年的嫦娥奔月的故事已被阿姆斯壯一脚踩碎，但我仍試圖尋找嫦娥及廣寒宮的踪影，聆聽玉兔搗米聲，還有吳剛伐樹聲。皎潔的月光照遍整個西安市，彷彿回到了古代長安城，依舊是那樣繁榮、熱鬧，只是取而代之的是腳踏車、汽車。

九月十七日

「少小離家老大回，鄉音無改鬢毛衰，兒童相見不相識，笑問客從何處來。」這首賀知章的詩，不知表達了多少離鄉遊子的心境，家鄉的人事物已不復往昔，當年的親朋好友，大半也已死去，而年輕的一輩只能以一種好奇的眼光來看這位「訪客」，畢竟海峽兩岸已分隔太久太久了。